



東西洋考

自卷之四  
至卷之六

和装本

ル 7

3055

2







ル 2  
3034  
2







東西洋考卷之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卽滿刺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漠時已通  
 中國後頓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  
 界通交州卽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  
 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  
 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末失鉢羅  
 舊隸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瘠鹵尚未稱  
 國云永樂三年僧西利八兒速刺遣使上表願

昭和十三年  
 十月二十四日  
 購求



內附為屬郡効職貢七年

上命中使鄭和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嗣王拜里迭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中貴海壽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

勅有司供帳飾館待之尋陛見貢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王

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

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送還國

廣東通志曰光祿日給牲

門 儿 7  
3055  
卷 2

門 儿 2  
3034  
卷 2

罕賜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血帷帳裯縵咸具賜妃八兒迷速里及子侄陪臣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就館復賜宴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如初賜勅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襪二妃以下各有差

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入貢

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

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為暹羅所侵惟

陛下耶翼之

上為降詔暹羅國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



謝侵伐之罪滿刺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國  
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刺來朝宣德九年  
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  
年王无荅佛哪沙卒子蘇丹茫速沙請封遣使  
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  
使溺海死以故罷遣云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  
躡皮履乘轎俗敦朴尚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  
喪大類爪哇唐書曰嫁娶檳榔爲禮多至二百  
盤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之取燼  
貯金罌民用陶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然不更  
沉之海

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坐臥飲食厨廁皆  
在其間男女椎髻唐書曰非有  
官不束髮肌膚黑漆間有  
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刺加入據其國而  
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  
爲真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  
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  
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  
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 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五嶼稱  
國時會龍雅山 在滿刺加港  
鎮于此 外其山甚高

物產

貓精石 華夷考曰中珠 一統志滿刺加犀角 本  
含活光一縷珠 出石榴子珠 犀角 本

充象牙 本朝玳瑁 本朝翠羽 鬖鬖 俗名眼鏡  
大如錢質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

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  
出滿刺國○鬖鬖乃輕雲貌如輕雲之斗錫星

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暖暎亦可 斗錫星  
勝覽曰內有山泉流為溪於溪中陶沙取錫乳

剪成塊曰斗錫每塊重一斤四兩本朝充貢 乳  
香 本朝片腦 本朝蘇谷油 蕉心簞 見星槎勝

考稱滿刺加取菱葦葉織成細 明角 烏角  
簞潤二尺長丈餘即此類也 明角 烏角

蠟 做打麻 方輿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點有  
流落膠汁土內掘出如松歷青內有明 硫黃 一

淨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滿刺加國 硫黃 一  
統志沒藥 夷瓶 燕窩 檳榔 椰子 沙孤

朱 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中  
刺 菱葦酒 華夷考曰菱葦葉似苦笋殼厚性柔

加 菱葦酒 軟結子如荔枝樣雞彈大取其子釀  
酒飲亦醉人 犀 象 黑熊 本朝火雞 華夷考

出 蒲刺加 犀 象 黑熊 本朝火雞 華夷考  
刺 加 大如鸛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煙燄也

子如鷺胎殼厚踰重錢或班或白島夷採為飲  
盞見者 鸚鵡 唐時 來獻

珍之 鸚鵡 唐時 來獻



本夷市道稍平既為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  
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輻張故賈  
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刺必道經彼國佛郎機  
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  
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灣夷同種片帆指香  
山便與粵人為市亦不甚藉商船彼間也

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刺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

會也王裝束類滿刺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闈百

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

會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島夷志曰會長人

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田

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畏服焉饒

少孰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貧民捕

魚為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

徵其賦以為常其先為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

隋大業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

聚眾夥畧遂王其地舊唐書云胡人牧駝忽有



穴中大有兵器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胡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双甚多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劫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爲王波斯拂林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強并諸國勝兵得四十萬唐末徽以來屢使朝貢唐書曰末徽二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謂見不拜有司將劾之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真于理玄宗赦之使者復辭曰國人只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其先爲白衣大食至河蒲羅拔以來爲

黑衣大食

唐書曰白衣大食有二種一益尼未換二奚深未換殺兄自王下怨其恐

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衆數萬即殺未換求奚深孫阿蒲羅拔爲王號黑衣大食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元中使者三人

來朝悉拜中郎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遣僧西

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貢舶歲通

按宋史開寶元年遣使朝

貢四年復貢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用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嗣此連貢不絕淳化四年會長李亞勿來朝船主蒲希密附方物來獻咸平六年貢使摩尼對崇政殿持真珠以獻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乞不給回賜上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厚加優賚景德元年使來值上元觀燈賜錢縱其宴飲四年使又泰岱汾陰並許陪祀至許遍詣苑囿寺觀遊覽宋史車駕東封船主陞婆離願執方物大元祥赴泰山從之又祀汾陰詔令貢使陪祀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華年百三十歲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舶來王詔



賜袍帶東帛建炎後以國費匱乏閉關謝貢大

食竟脩貢如故事則懷德者遠也

宋史帝謂侍臣曰茶馬政

廢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入明始稱蘇門答刺洪武遠人懷之貢賦不絕

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末樂三年王鎖

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

詔封為蘇門答刺國王

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

曰能復讐者我與為夫其圖國事有漁翁聞之

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

吾學編曰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之十

年遣使至其國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

蘇幹刺以衆奔峭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

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

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頻至

十年封其王子嗣王世世朝貢不絕數傳後凡

再易姓而為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為

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為能呼語之曰而



牧豕良苦其爲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  
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  
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  
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會議事奴從  
主仗劍入王居起尊嚴若神而主跼蹐惟謹奴  
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  
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也主  
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間進曰吾主行擁  
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間

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  
刃刺王灑王頸血爲主盥手主兵柄在握誰敢  
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  
白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  
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裾前刺王掖其  
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爲不道吾殺之吾爲若主  
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會股慄無敢閱者因誅  
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旣爲王命  
奴代爲大將隸以所部居亡何奴弒王自立是



為今王於是大為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  
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勳貴不得帶劍上  
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  
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  
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摩地那山

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  
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

高勝樹山

潤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倒水上燃  
之能飛渡作火攻人死以油塗之能

堅其尸干

椰嶼 在港口嶼上  
有三寶廟

恒曷水

舊唐書曰  
大食王料

合亡命渡恒曷  
水劫奪商旅  
龍涎嶼 星槎勝覽曰  
蘇門答刺西  
去一晝夜浮灑水面波激雲騰每春羣龍來集  
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  
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于海一手  
翠藍嶼 星槎勝  
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  
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  
釋迦經此山浴水被竊袈裟佛云後穿衣者必  
爛皮肉由此男女今皆無  
衣止樹葉綴結而遮前後

物產

寶石

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  
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赫鞞今通呼為

寶石大者如指頭小者

瑪瑙

格古論曰非玉非  
石堅而且脆中有

如豆粒皆碾成珠狀  
人物鳥獸形者最貴○負暄錄曰瑪瑙產有  
南北南瑪瑙產大食色正紅無瑕可作杯掌



珀宋時玳瑁 犀角 象牙必因雷聲故古以

為器 鶴頂 琉璃宋時以瓶及照身鏡梁四公

扶南貢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

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蔡條云御庫有玻黎母

乃大食 雲鬚 龍涎香遊宦記聞云龍涎香最

所貢 有雲氣出出間土人即知龍睡其下更相守之

俟雲散知龍已去往來必得龍涎入香能取斂

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和香焚

之翠煙裊裊空結而散或言涎有三品一曰泚

水一曰漆沙一曰魚食泚水則輕浮水面善水

者何龍出隨取之漆沙則凝積多年漆人沙中

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積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

有花若木芙蓉花落海大魚吞之腹中先食龍

涎花嚙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

用惟糞者不佳若散碎皆取自沙滲力薄欲辨

真偽投沒水中須臾突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

口合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盡餘結膠舌

上取出就渫稱之亦重一錢將渫者又乾之其

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熱鑽入枯中抽簪

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舂稍白褐黑皆真○

星槎勝覽曰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腥氣焚之

清香片腦宋時安息 木香本朝乳香宋時丁

可愛本朝薔薇水宋時蘇合油 天鷲被本草綱

為天鷲云皮毛可為服飾謂之天鷲被華夷考

曰海東青小而健能擒天鷲即此也華人以椀

織之沿瑣服一統志名瑣服曰又名梭 兜羅綿

亦毛毳織成長者每疋至 駝毛縹面卑雅曰駝

六七丈今人呼為哆囉 駝毛縹面卑雅曰駝

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今其毛縹溫厚煖於狽

狽極堪禦寒遇夏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



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宋時來獻花錦宋時西洋布

一統志名闊布華夷考曰西洋布宋時錫本朝賓鐵

幅廣至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緞宋時燕窩胡

椒星槎勝覽曰蔓附樹枝結椒纍垂石蜜唐書

傳曰刻石密沒藥孩兒茶即烏參泥本草一

廬如舉狀沒藥孩兒茶各烏參泥或作烏

無正字血竭千年棗宋時大茄一統志曰

經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無名異本草集解曰

石上狀如黑石灰番人以瓜星槎勝覽曰皮若

油鍊如蠶石嚼之如陽瓜荔枝木剖臭如爛

蒜剖開如囊蜜味犀宋太宗問蒲押陀犀象何

如酥油香甜可口犀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

標弓矢伺至射殺之小者不象蒲押陀曰象用

用弓矢可捕獲本朝充貢象象媒誘至漸以

大繩駢馬唐書曰有千里鸚鵡

繫之駢馬馬號為龍種鸚鵡

交易

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入

見進果幣于王王為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

星槎勝覽曰胡椒番秤一播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龍涎與香一兩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此國遼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價亦非輕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

星槎勝覽名彭坑續文獻通考曰暹羅迤

西國址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

沃土宜穀蔬果亦饒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茆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珠為圈束之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寢漓也俗漸好恠刻香木為

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并貢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養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為壽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貲為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歸而



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初為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眾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為王每為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苦之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崑崙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勝名蹟

石崖

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匝崎嶇如柵寨

金山

其上出金有大會守之日遣百

餘人採取月進王二十金

地盤山

織嘉文席處

狼賓

物產

沙金

即金山所採者排沙揀金金未存鎔雖黃光閃爍視亦復類沙既煎乃始成塊

角

象牙

鶴頂

玳瑁

花錫

見一統志

沉香

見一

統志

速香

本朝充貢

降香

片腦

是狼賓所出者本朝充貢

嘉文席

嘉文草蔓生有春用刀刺春踢去之織以為席溫柔妍雅帖人肌夏微涼而冬微溫故價直逾侈其製狹而長蓋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狹等身之外捲以作枕故長



椒本朝充貢

西國米

椰子

見一統志

檳榔

荳吉柿

荳藤

蔓抽被地無枝葉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長數丈不值剪依可繚繞數國

狼賓出者為多

犀象

交易

舟抵海畔國有常獻國王為築舖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舖中以與國人為市舖去舟亦不甚遠船上夜司更在舖中卧者音響輒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慢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曾見王棄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菱葦以刀刺之又置烏簿書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為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猶中華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為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感食民家



磁器都無七筋以手拈之而已持齋見星方食  
節序以四月為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刺男子則  
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會好鬪屢開疆隙彭亨  
丁機宜之間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  
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兇疎已謀殺吉寧仁其  
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為祟  
至今人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尚鬼其固然  
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 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  
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萬丈之間

物產

犀角 象牙 玳瑁 錫 片腦 腺 嘉文  
席 是東西竺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  
出蕉心篔簹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 木綿布 見  
檳榔 見星槎  
勝覽 胡椒 燕窩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  
榔 海菜 荖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  
易米 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  
穡歲藉諸邦淡洋米以食 道逢賈舶因就



他處爲市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  
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最狹會衆僅千餘柔  
佛點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  
之思動爲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  
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  
以木爲城王居旁列鍾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  
爲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

爪哇大率爪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  
民間携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  
輒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  
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若開  
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  
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  
曰不敢矚殘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爲持門  
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

鐵釘嶼

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

鱷魚嶼

亦以其形

似鱷也其水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

象牙

黃臘

嘉文席

西國米

血

竭

沒藥

檳榔

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淚之虞而船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

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為爪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滴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詣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行以石為城其會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



東西洋考卷之四  
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  
國為思魯瓦為猪蠻猪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  
駐猪蠻有次于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  
為盜所劫負之不能起今為哪嗜饒洞之後為  
金後山脩竹成林茉莉自花不假培植人皆赤  
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疆者善射逐獐  
鹿猿猴火焙而食饑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  
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岸山 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元番船素到  
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  
船人呼為吉里問山 與保老岸山相對  
西面拖尾甚長 椒山 在  
巴哪大山 望加黎洲 即饒洞  
國牛郎山 義里山 白嶼 即饒洞  
饒洞國外 杜板村 即吉力石之港外是也 塔寺 寺  
十餘里 有塔 八節澗 元史曰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  
蒲奔大海乃仄哇咽喉必爭之地  
故名 史弼高興 聖水 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難有  
會兵其處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為聖水元  
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祝天  
以鎗挿海中泉隨鎗湧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產

金 銀 珠 犀角 象牙 玳瑁 沉香



檀香 降香 錫 銅鼓 龜筒 夷瓶 蠟  
椒 檳榔 椰子 血竭 豆蔻 畢撥 蘇  
木 犀 象 孔雀 火雞 鸚鵡 傾伽鳥  
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爪哇而臣饒洞蘇魯在諸國他國貨  
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  
欠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愛邈亦蕃盛之鄉  
也向就水中為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舖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為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  
按水經註稱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  
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又馬文  
淵遺兵十餘家住西屠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  
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今之文郎馬神疑即其  
後而播遷 茲土云 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  
以繡女自隨或典衣或持劍或捧檳榔盤王登  
舟跌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  
刺舟威儀甚盛民居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  
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着小



袖衣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盛食以蕉葉  
 為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  
 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不淫姦者論  
 死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  
 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慕之問  
 何以致此或詒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  
 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斬之以  
 為笑端焉女人慕悅華人輒持香蕉甘蔗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諷第國禁甚嚴無敢私通者入山深處有材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

尾見人輒掩面羞避欲走然地饒沙金夷人携  
 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為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  
 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主  
 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  
 矣隣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  
 之故夜必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即馬籠里彈深處幽澗溯流驅舟良苦兩畔繁陰木多拱抱每夕景曉雲禽聲四合幾闔入勝華商即乘輿以行未有不中道返者也册戎世方山 未那



突大山 班節糸禮山 加會嶼

物產

沙金 是金山出者夷人持歸鶴頂者最多 降香

蠟 紅白色間 藤席 雜而成 荊藤 文部亦獨盛他國 菓撥 獐

皮 血竭 肉豆蔻 犀 孔雀 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舶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為買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既殂嫡子嗣立買哇柔人

導之為欺詐買貨輒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為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夜卧不蓋體俗亦以立為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



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爲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會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

頂有巨石石有竅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竅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頂人不敢躡

物產

檀香

獨盛他國

葦撥

荳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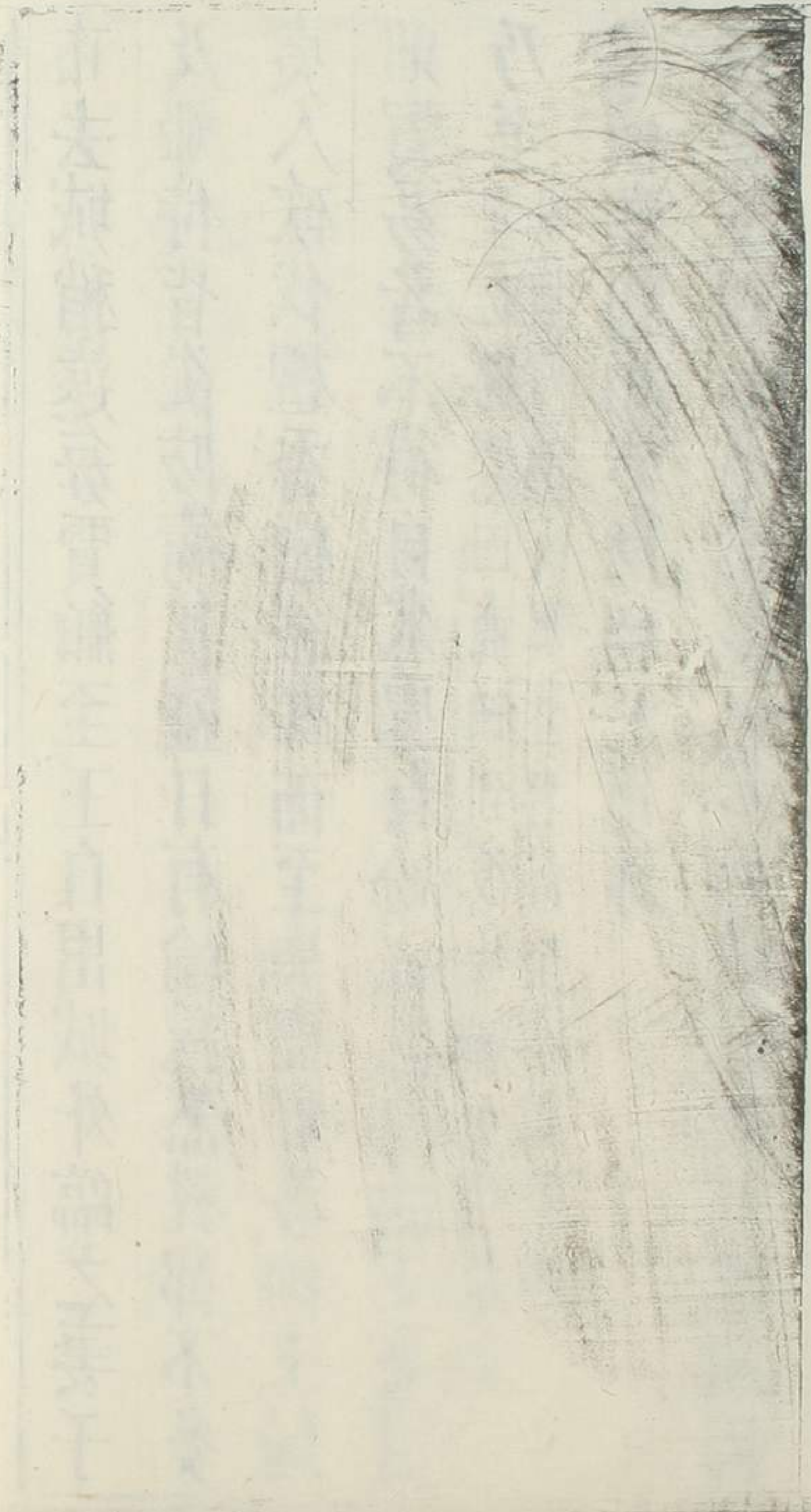
星槎勝覽曰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論曰滿刺加奕世朝天用深

帝眷答刺彭亨供茲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尚賒而占雲屢出未麗主客獲染禁鬻夫固義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



也



東西洋考卷之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為小國而後寢大吾學編曰

故亦富厚人質未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

杵不喜爭訟來朝并貢方物其地去漳為近故賈船多往有

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

互市曾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為

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



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為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會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瀾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萬曆二十一年八月會郎雷氏啟裏系勝征美洛

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

政和堂集曰高肖為

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為哨官鄭振岳為通事郭惟大等為兵

夷人偃

息卧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筆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筆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會以洩吾忿勝則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入卧內刺會持會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為交會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



二人走免附舟返舍會既死子郎雷猫吝擁兵

駐朔霧馳回代立為會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

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會為給糧以歸致書

及詞重訴父冤

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識另小書用紅羅包裏付賈舶

携來內解郎雷氏敝裹系勝是猫吝命氏奉下  
系臘國王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蒙差官來探  
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  
國有征伐之兵敵國有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  
敵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革  
回唐人係是久住不安生理今之革者因敵國  
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  
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并究殺  
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  
舊年十月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

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凡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  
報又訴詞一紙為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  
美洛居時有澗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  
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  
友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甲  
在船桅慾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  
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  
牽罟捕魚其烹而食計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  
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命盡行殺死僅  
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僕時  
奉命帶兵駐劄朔霧各屬聞變其議報冤將城  
內舊澗拆卸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  
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為擾害着頭日  
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  
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廓兼  
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移  
澗此非本心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  
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



連施 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許忠公疏畧曰我

行 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萬人民往取呂宋中多

舖舍聚割一街名爲潤內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會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爲兵刑殺慘惡

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犬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會長奪其

寶貨逃之交南我民狼毒亦已甚矣 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于理潘和五竟

留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阿辱無已時犯者卽嚴置以法自茲釁

既結疑二日深夷益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自採金中貴蠶尾四出妄一男子張疑

更爲新奇其說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

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禁有

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

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

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會言華無他特

奸人橫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日

窮便於還報耳會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

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爲廠如公署狀會盛陳

兵衛邀承入亦爲承設食然氣豪甚問承曰汝

東西洋考卷之五 百正刺



東西海考卷之五  
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  
生來丞無以對數日疑疑云此地皆金不必問  
豆所自蓋疑欲借

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  
大笑酋留疑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為戮於  
司寇迺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倏  
死疑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  
國有啓疆意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  
言今日之事汝為政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盍

為石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  
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鋏輒厚  
售之即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輒聽  
鬻去家家無復寸鋏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  
人為一院人即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眾走  
菜園屯聚為亂八月朔日夷其大起攻菜園死  
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酋  
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  
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饑甚不得



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燃銅銃擊殺華人萬餘  
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間橫尸相枕計捐  
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惶無主  
盟又糧與刃俱乏故搏手困窮膏塗遠與華人  
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  
有光炯燦大地震動每驚突自相觸殺夷乘其  
斃而屠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  
陽九之均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  
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

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曾善輒冒  
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如黨細載乾沒云三十三  
年有

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留者  
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鶯面  
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  
國有大故則會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  
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拘輕拘一  
足重則拘兩足婦女歲  
時詣寺讖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



鞭之數十忍痛不敢言夜留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時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既為佛郎機所戕輒崇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為標牛馱之標牛者柵木為塲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滿刺珈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

香山盤據為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

金城雄其澳中矣

廣東通志曰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

至廣州灣口統聲如雷以進貢為各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南頭蓋房樹柵特火銃自固御史丘道隆何鰲前後具奏皆言殘逆稱雄逐其國主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使臣風飄到澳往來窺伺熟我道途畧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刺加國王奏其奪國讐殺等情層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折毀詔從之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逐去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船雜諸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方言謂天為西羅日為梭羅風為綿除山為文池真珠為亞思佛玳瑁為實除奴牙犀角為亞里高佛金為阿羅銀為巴勞礁



形勝名蹟

覆鼎山

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居樹巔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

文武

樓

遠望山容甚偉故華人蒙以佳號

大崙山

華人與呂宋相攻時屯聚于此

嶼

為其出與吾澄圭嶼相類因襲今名

半邊山

望之半缺故名

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慮紅毛出沒始築城伏銃其內賊至以銃擊之敵不敢窺張嶽所稱

機易山想即加盜之訛耳

大湖

假港

自呂宋港口

物產

金

永樂時充貢奸人所捉影而唱金豆之說也

銀錢

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時次

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子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携來

花

即吉貝花

蘇木

夷名巴勝居

椰

夷名哥具

交易

舟至道人馳詣會以幣為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  
釁隙而後彼亦戒心于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為亂輒下令每船至人只二百為率毋溢額船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覈中流輒逃回彼土  
市名澗內舊有城中後既猜嫌改設城外新澗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  
爲城佛郎機以酋來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  
角之屬未至港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  
村落所產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  
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  
名玳瑁然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  
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巖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螺蚶

磨老央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蓬產只蘇木其地有龍  
隱山最大

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糧食處所  
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  
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朝霧人有  
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



與朔霧為婚媾城戍儼然一大會擁重兵守之

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稱奉命駐劄朔

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菜以上俱呂宋屬國

也呂宋王如中國總兵官巴禮如文吏諸國會皆呂宋王所遣偏裨為政其間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巴禮司彼夷化諸國風俗與呂宋盡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 高藥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

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

刺卜各率其妻子會日來朝并貢方物

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

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玉帶釵花金帶金

王如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三王者東王為長西王

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鱗次

闕下亦嚮化之篤也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殂于

驛亭命有司營塋更為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

內侍十人守墳滿三載然後還國遣使

冊其子都麻合為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

貢今賈舶到者言其城據巉巖之巔雅稱天險



疑是阿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  
落不浦千家山涂田瘠間墮粟麥民食沙中魚  
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祆纏皂縵繫小印布  
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編竹為布時從鮫室中探  
珠蒲袖自成生涯云

形勝名蹟

石崎山

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為保障

犀角巖

珠池

入夜燈高望之

水面浮光

物產

真珠

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

玳瑁

本朝充貢

片腦

本朝充貢

番錫

本朝充貢

降香

本朝充貢

竹布

本朝充貢

綿布

本朝充貢

葦芡

本朝充貢

黃蠟

本朝充貢

蘇木

本朝充貢

豆蔻

鸚鵡

交易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携入彼國深處  
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  
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携歸可享利數十倍若  
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  
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



東西洋考卷之五  
十一  
為質以冀後日之重來

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猫里務 網巾礁老

猫里務即合猫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隣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船人為之語曰若要富須往猫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為盜海

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猫里務既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為賊所忌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 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小國見華人舟楫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礁老在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啞嘽嘽

班隘

沙瑤啞嘽嘽其地相連啞嘽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畜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人一襲而止男着皮履

婦人乃卻跣足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鏹衣服卽錦綺或甚奇細之布必剪破服之以衣服多爲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辯築板爲城豎木覆茅爲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值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及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輒聽



去及期妻子自送詣酋酋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名火山險巖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携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石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酋亦有微贈交易朴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為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會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乘酒器圖飾其外



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  
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爲夷  
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先是佛郎機  
來攻國人狼藉請降赦其會令守舊爲政于國  
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爲守和蘭  
旣斬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  
酋語曰若善事吾吾爲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  
頸故會唯唯又禪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  
曰悔不殺奴污吾及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

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惡華入中途  
殺夷王駕其舟遜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  
馳還呂宋嗣立爲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  
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旣去  
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  
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  
復破呂宋會逐之去更立美洛居會子爲嗣自  
是每歲征鬪遞爲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  
而黠有口辨遊說兩國間分萬老高山山半爲



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  
茲土

形勝

萬老高 即兩國分界處 香山 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  
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

每檄致之委積充棟以待  
他壤之售民間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 東洋僅產于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  
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携貨有為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

郎機必怒謂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  
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  
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  
之後稍息厓柴然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  
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  
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  
物



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為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折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

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啗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禮拜寺每祭用犧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惡殺民間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夷人自號此山為天下第一山按于闐長

腰與 毛文蠟 鯉魚塘 浮納招廟神為國初時押

工總管直庫三人陣亡合葬于此因廟食其地賈舶到必屠牛烹雞并獻茉莉花紅花梳篦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賈亦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于是俾鬪墓前



雞死卽以謝神亦大奇也

物產

真珠

本朝充貢

玳瑁

本朝充貢

瑪瑙

見一統志

車渠

魏文帝賦曰玉屬也

多織理

緝文

片腦

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文萊國生深山中老而中空乃有腦有腦則樹無風自搖入夜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間承露日則藏根柢問了不可得

蓋神物也

夷人俟夜靜持革索就樹柢鞏束震撼自落

黃蠟

本朝充貢

料藤

本朝充貢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秤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蚤行

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

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于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君長徑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躡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推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



體人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為裏衣而短者蒙其外九十餘襲如檐帷颺之以示豪侈別去仍掛於壁裸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十五斷唇兩旁二齒以此為飾手足則刺紋為華美眾社畢賀費亦不貲貧者不任受賀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

宿未明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母或云既留為婿則投以一帚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妊婦產門外手柱兩杖跽地而婉遂浴子於清流焉人死以荆榛燒坎剝尸烘之環匍而哭既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地乃悉汚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草青為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旱耕名山記曰治畚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穀種落地則禁殺人熟拔其穗粒比中華稍長



謂行好事從天公乞飯食比收稻訖乃標竹竿於路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卽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曆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橫階陞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壘團坐酌以竹筒時起

跳舞口烏烏若歌曲焉其人精用鏢竹棟鐵鏃長五尺九咫銛甚携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羣出則約百許人卽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盲嗽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未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畚獨



遠窺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猶傳為寶富者至掇數放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颯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璜山 瓊璜氣每作火 沙巴里 大幫坑 大圓

堯港

物產

薏苡 甘藷 漳名番藷以其自東番携來也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去皮

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南方草木狀曰實如拳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薏

藷蒸嗽切如米粒以 椰 佛手柑 酒 名山記曰佛手名山記曰朱甘

充糧糗是名藷糧 鹿 名山記曰鹿俟俟千百為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携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



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  
請不則誼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  
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  
自踈莽有韻  
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  
既折入于系蠟已非貢夷之舊直蒙故號與相  
羈縻而已蘇祿婆羅賈類藏珠會均執玉異防  
風之後至同儷日之齊翻宜其久也雞籠雖未  
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

東西洋考卷之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  
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遞相攻  
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  
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  
男弟佐治  
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  
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常有人持  
兵守衛  
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服乃立宗女



臺與為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大為兄以口為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豈朝二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加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辭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址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北宜論後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真人粟田請從諸儒授經副使

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真入冠

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開元初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為師獻大幅布為贊悉賞物質書以歸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與能善書其紙似鞠而擇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宋時屢遣僧人橘免勢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史曰僧喬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貢方物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圖籍喬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喬然請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之景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國清寺願留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有戒業處之開



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

德大日本舟為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按宋史乾道三年

年風汨日本舟至明州眾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

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倉錢米賑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

風飄而至者詔並給錢米遣歸國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

嗣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元史曰敗卒于閩晚歸言官軍

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山下眾議推張

百戶為主帥聽其約東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

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聞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

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為寇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即來毋患苦吾

邊不能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

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

襲我也秩曰

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

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

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為寇掠自如乃于合造

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

從之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臻太平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獨倭夷鼠伏

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鷲鳥請令沿海添造快船巡徼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

貢語謾

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

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

復貢命禮臣為檄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

助達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

和汪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

衛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詔至京

論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

几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末樂元

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鎮山賜勸合百道與期期十年



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冊封墳之  
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

上釋歸于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  
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計朕所隱恐

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

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

吾學編曰都督劉榮總兵

守遼東繕海上隘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出島傳峰沓至榮率精兵疾馳望海塌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榮發伏出戰遣奇兵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

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  
廣寧伯宣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  
羈縻而已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廩墟民舍縛嬰  
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  
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卻貢竟從中格正  
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  
朱縞也入倭有寵于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祭  
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歸嘉  
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辱不能御



其會諸會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  
高貢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  
兼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  
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  
忿攻素卿遂躡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  
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  
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  
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得受  
夷性婪鯁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

直夷索逋急則啊喝官府逐寇兵出則陰泄之  
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  
王貨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  
命無賴之徒交構爲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時特  
設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統日夜飭兵甲  
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統疏曰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  
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統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  
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  
嘉善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拮据粗有成緒旋移



東西洋考卷之六  
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鏗湯克實俞大猷爲將  
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  
爲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禦倭兵未  
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  
相嵩貴華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丁  
文華遂劾經養寇弁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  
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  
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  
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

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于  
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賴榆自  
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  
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蔽野  
至蘇州始爲叅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逐賊海上  
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  
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  
漳志曰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策等突至月港  
擄殺千餘家是冬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毒  
甚慘三十七年夏寇月港焚燒人家奪舟去是  
冬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



散處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朝來延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

楊宜既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

惟陳東最疆徐海後至與東合勢雄甚當事意

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

乃解去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眾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戰女牆

上更四十餘日乞援于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贖請稿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

神銃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搆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為

好語者東疑之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

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眾別營梁庄鶚遣官

兵盡殲東巢進攻海干梁庄海死兩浙暫平

李定曰海奔據沈庄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赴之別選壯士夜潛渡濠薄賊

柵焚之海重甲突圍創斃之賊遂滅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

通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艨艟巢五島中

奸商王激等共集眾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為

導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

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

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為言

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



毛臣同可願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  
主留洲稍為博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  
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  
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  
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激入見曰吾等奉招  
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  
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  
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  
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乃使毛

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  
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  
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宗  
憲不敢為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眾據  
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

李遂討平之

李遂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

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高郵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過令毋得過天長瓜



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  
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眾順之度  
不能堯釋去遂益人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  
劉景韶督兵焚其無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賊  
大潰江北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  
倭悉平

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漳志曰張璉僭偽號襲陷雲霄

城屯住十餘日方去是時平和詔安龍巖又  
南靖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所在為亂璉又

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叅將戚繼光

往援時賊據橫嶼盟水為營官軍踰年莫敢進

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

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

每至郡邑從當事酷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

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酒罷

輒督兵行數十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尚未知

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

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四將雄據海上久之

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  
戊午冬遣兵剿捕維等率眾拒敵由是益橫據  
堡為巢官府為倭鍾亂故用以賊攻賊之計遣  
金幣招致洪迪珍攻倭眾由詔安漳浦取道  
漸山進擊八九都塔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  
珍等益橫張維復叛巡海道周賢宣檄鄧士元  
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  
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



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遊追至漳浦大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于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

時廣中倭亦為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

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連寇曾一本等復勾引入犯我亦嚴為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門竝據要路為淫暴於國萬曆十四

年平信長為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為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為業醉卧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穎異常因留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為大將已而信長為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為關白倭奴既盛散人諸國間萬曆初使臣封琉球聞中山王往往為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聞撫以聞朝議置腥羶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



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  
王李昭聞變恇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為倭  
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  
師皆沒

上震怒以宋應昌為經畧率大將軍李如松督  
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  
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  
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  
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

貢顧養謙孫鑛相繼為  
總督俱掣肘不得展中朝力陳其偽童蒲公  
車大司馬持之堅

上為下御史曹學程于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  
敢言乃遣臨淮勳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冊封  
秀吉為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遞還  
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棄釜山  
漸弛作攻復之計為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  
檄旁午和議訖不成

上始暴大司馬星謨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



邢玠爲經畧楊鎬爲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  
破清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  
和也倭窮其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  
圍出戰我師敗歸鎬坐奪職萬世德爲經理無  
何秀吉死倭人反首拔合而還世德追破之斬  
獲其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  
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劫者  
持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遺才斗憂  
者富人射利之徒又誦給別引挾重貨走倭覲

其厚直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  
上俞廷臣議嚴越販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  
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  
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  
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旣降倭恐藉貢使爲  
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二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  
海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  
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爲藪 閩遣  
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擁之去其明年倭會村山



東西洋考卷之六  
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并獻方物土童求市  
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  
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憚大金春屯  
彭湖大抵遭風飄搖登岬取水元莽入犯顧當  
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  
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為風濤擊碎流泊東湧  
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聞自戒倭後  
請增置遊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戎容亦稍  
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

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為不  
侵不叛之外國雅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  
令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

宋史  
日海賈周世昌遭風至日本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合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國不習戰鬪

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物者突開東南幾畚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裂耳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



東山紀略卷之六  
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為和  
泉又南為沙界沙界之東南為紀伊紀伊之西  
為伊勢山城之西為丹波左為攝津左之西為  
攝摩右為但馬右之西為因幡丹波西為美作  
左為備前左之西為備中右為因幡右之西為  
伯耆美作之西為安藝出雲之西為石見安藝  
石見之西為山口谷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  
之西為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為豐前其南  
為豐後又其南為日向豐前之西北為筑前西

南為後筑後筑之南為大隅大隅之西為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  
近懸海為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薩摩  
之北為肥後又其北為肥前肥前西懸海為平  
戶平戶之西為五島北為多藝為伊岐極北則  
對馬島諸島皆有會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  
稟其號令內相攻疆則屬役而豐後最大其入  
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  
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



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  
 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  
 子魁頭削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紵足皆徒  
 跣亦間用屨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  
 提三尺刀舞而前無敢捍者邇又為蝴蝶陣勢  
 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彼國之所必須嚴絕  
 百端既不勝內熱微開一線又多憂外潰則衣  
 御之不可以已也亦久矣

隋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日大德次小德

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  
 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  
 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  
 翼如今里表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  
 子衣裘襦其袖微小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於  
 郵人庶多跣不得用金銀飾故時衣橫福結束  
 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兩耳上至隋其  
 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  
 髮於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截竹為梳綸草為  
 薦於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截竹為梳綸草為  
 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朝會陳設儀  
 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  
 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餘輕重或  
 流或杖每訊獄不承引者以木墜膝或張強弓  
 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  
 理曲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  
 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  
 男女多黥臂黥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



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  
十筮充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棊  
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俗無盤  
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  
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大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姪妬死者  
歛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凡第以白布製  
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十日而瘞及葬置屍  
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輦○唐書曰王以金玉  
文布為衣左右佩銀鑄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  
○宋史曰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以  
書對云國中右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  
卷並得自中國上宜五穀而少麥樂有國中高  
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東境接海島夷人  
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  
六十四世文武察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  
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  
為號次天八重雲尊次日天彌聞尊次日天忍勝尊

次瞻波尊次萬龜尊次利利龜尊次國狹槌尊  
次角龔龜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  
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奘  
諾尊次素戔嗚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  
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飲尊  
凡二十三世並都於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  
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  
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  
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  
孝甕天皇次孝元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  
皇次垂仁天皇次孝天皇次崇神天皇次仲  
哀天皇國人言今為鎮國香推大神次神功天  
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  
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  
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入蕃菩薩有大  
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  
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閑天皇次  
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



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  
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  
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當此土  
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  
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  
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髮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  
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  
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  
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  
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  
此土唐末徽四年也次天豐僧重日足姬天皇  
合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  
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  
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  
求書籍律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飯依天  
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  
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  
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

教及傳戒次天次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  
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  
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  
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請天  
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  
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  
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  
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  
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  
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  
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土天皇當此土周廣順  
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  
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  
和泉攝津凡五州其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  
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其統一百一  
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騨信濃上野干  
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其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



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申越後佐渡凡七州  
其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波彼狽馬因幡伯  
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其統五十二郡小陽  
道有播磨美竹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  
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  
波讚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  
道有竺前竺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  
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  
櫛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  
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  
千三百二十九課了課了之外不可詳見○續  
文獻通考曰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  
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東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  
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髻長曳地男女治  
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

###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

國之鎮山永樂初製文賜之立碑其地

邪摩堆是

王都處即魏志所謂邪馬臺

阿蘇山

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祭

東奧州

產黃金處

五龍山

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舟破棄士卒十餘萬處

平戶島

元史曰太宰府西有平戶島可屯軍船

一岐島

元史曰風水不便再

議定會於

八角島

日本盡殺蒙古高麗處

聚快樂院

續文獻通

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閣九層粧黃金下睡房百餘間東西游野令人

不知以相板關

赤門關

續文獻通考曰東號防陰害相板關相板西號赤門二關

各有船

千丈溪

續文獻通考曰二月數千隻至于丈溪點齊選兵

### 物產



金 銀 僧齋然曰東興州產黃金 如意珠 隨書

青大如雞卵夜則 青玉 見南 瑪瑙 華夷考曰出

有光曰魚眼精也 縵縵 縵縵者縵縵者縵縵者 琥珀 宋時 水晶

間種有三角紅黑而白紋如縵 縵縵 縵縵者縵縵者縵縵者 螺鈿 宋時 石

宋時貢有青 水銀 廣雅謂之靈液 螺鈿 宋時 石

紅白三色 疏黃 宋時 銅 統志 鐵 統志 錦 魏志曰貢異文 細

絹宋史曰產絲蠶多 花布 景初二年獻斑布 刀

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鬻之其精者 屏風 宋時貢

能卷之使圓蓋百鍊而繞指也 屏風 宋時貢

今亦有入中國者畫 扇 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

金隱起如打成帖着 扇 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

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特

者及倭充貢過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

通見一 漆 統志曰以漆製器甚工緻兩

無有宣德時遣漆工 椒 魏志曰有橘椒藁 犀

至倭國傳其法以歸 椒 荷不知以為滋味 犀

象宋史曰黑雉 山鼠 南史曰有獸如牛名

獸蛇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 山鼠 又有大蛇吞此

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山鼠 又有大蛇吞此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

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

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

在疑信亦厚遣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

東百華考卷之六 二十



不可測矣

宋史曰交易用銅錢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  
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 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爪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為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為灣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  
廣東

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曆二十九年冬大船頓至濠鏡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灣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為寇欲通貢而已當道謂不宜開關李推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還諸夷在灣者尋其守之不許登陸始去 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會麻常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彭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會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曰宋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



明詔哉曾曰善乃爲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  
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  
也俾潘秀郭震賁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  
之大駭曰當道繫秀于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  
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  
指旣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  
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  
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燈無人之墟夷遂伐木駕  
廠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掣得一漁舟

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爲夷所虜逃還當事者已  
廉知其踪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  
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旣與夷首謀不  
欲自言其不售第二云我國尚在依違而已材官  
詹獻忠捧檄往乃多携幣帛底酒覲其厚償海  
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  
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颺夷視之如發蒙  
振落也而案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  
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爲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



東西洋考卷之六  
十一  
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  
將兵往諭沈多才畧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  
國斷不容遠人實偏處此有誑汝逗留者卽是  
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璫使在  
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爲鼠輩  
所誑錢旣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  
豪情爽氣嘆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露刃相語  
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  
殺何如沈厲聲曰中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旣說

爲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鬪想是元懷作反之  
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爲之  
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噠  
玻璃器及夷刀夷酒遺璫將乞市夷文代奏而  
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  
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  
不得着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  
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  
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挂帆還錦秀震獻忠



等論死及戊有差嗣奉

旨使殷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爲細人所誤云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啣樹五艙艙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小窓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窓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施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沉不能爲虜也其

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于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于中其會所居及卧內俱哆囉嚶蒙其四壁每華商詰會守門者撞鍾爲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值會卧或別冗則坐外間以俟傳見乃進或爲設食以一大片置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鬪則爲華人左袒嘗謂華人口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



命可畏若輩牝雞耳譏其不善鬪未嘗以狸膏

蒙其頭也萬曆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劫掠船主皆之

物產

金 銀錢 琥珀 瑪瑙 玻璃 天鵝絨

瑣服 哆囉噠 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爪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彼國既富裹蹄華人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宜故貨為紅夷所售則價驟湧

論曰譬言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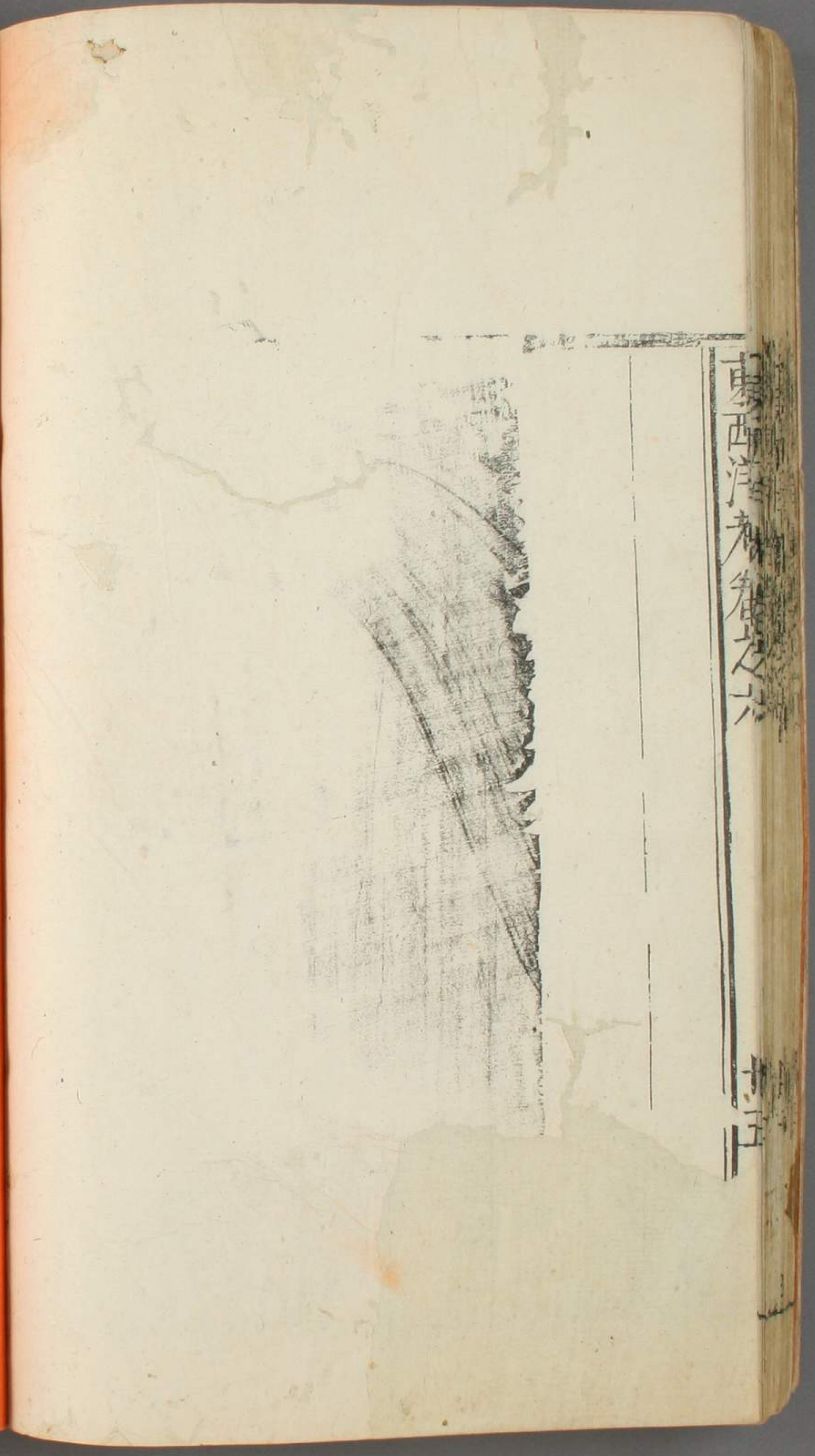
齊鸞節振嶼剝巢殊方片翻分之固頸長頸短

合之皆腹蠢背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

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象

齒終焚絕之此為時矣





東  
西  
洋  
考  
卷  
之  
六

五











